

开 罗 文 件

纳赛尔同世界领袖、叛逆者
和政治家关系的内幕

[埃]穆罕默德·侯赛因·海卡尔著

上 海 人 民 出 版 社

开 罗 文 件

纳赛尔同世界领袖、叛逆者和政治家
关系的内幕

[埃] 穆罕默德·侯赛因·海卡尔著

上海外国语学院英语系翻译组译

上海人民出版社

开 罗 文 件

〔埃〕穆罕默德·侯赛因·海卡尔著

上海外国语学院英语系翻译组译

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上海绍兴路5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上海群众印刷厂印刷

开本850×1156 1/32 印张12.125 字数236,000

1974年1月第1版 1974年1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20,000

统一书号: 3171·121 定价: 0.96元

内 部 发 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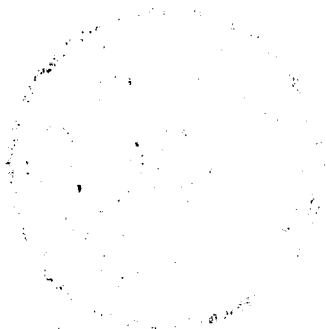
Mohamed Hassanein Heikal

THE CAIRO DOCUMENTS

The Inside Story of Nasser and His Relationship With
World Leaders, Rebels, and Statesmen

Doubleday & Company, Inc., New York 1973

根据纽约道布尔德出版公司 1973 年版译出



出版说明

《开罗文件》是一部关于埃及故总统加麦尔·阿卜杜勒·纳赛尔的传记性著作。

作者穆罕默德·侯赛因·海卡尔是埃及《金字塔报》的主编，早在纳赛尔于一九五二年发动政变推翻法鲁克王朝以前，他就结识纳赛尔，纳赛尔上台以后，他一直是纳赛尔身边的一个参与决策的人物，一度还担任过纳赛尔政府的新闻部长。对于纳赛尔生前的重大政治活动，他可以说是一个直接参与者和目击者。在安瓦尔·萨达特继纳赛尔任埃及总统以后，他又是萨达特的亲信，在埃及政界中始终是一个颇有影响的人物。

在本书中，海卡尔以第一手材料，用生动的笔触，记叙了纳赛尔自一九五二年上台至一九七〇年去世为止，十八年来，作为阿拉伯世界的领导人物和埃及的国家首脑，在一九五六年苏伊士运河事件、一九六七年以色列犹太复国主义者对阿拉伯国家发动的六天战争以及召开亚非会议和非洲国家首脑会议等等重大国际政治事件中，与世界有关各国政府首脑、国际政治舞台上的头面人物和知名人士的交往活动。这些人物中包括美国近年来前后三届总统肯尼迪、约翰逊和尼克松，苏修叛徒集团头目赫鲁晓夫，以及尼赫鲁、铁托、艾登、杜勒斯、卡斯特罗、哈马舍尔德和格瓦拉等人。

海卡尔在追叙纳赛尔同上述这些人物的关系时，采取了按人物分章叙写的方式，运用的材料是他们当时会晤和谈话的情况，有的则是转引他们之间往来的书信，这样就多少透露了一些纳赛尔生前重大政治活动的内幕；而且通过作者的笔触，还勾划出了

一组颇为生动的人物画像。

自然，海卡尔是用他浓厚的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观点来记述并赞颂纳赛尔的生平活动的，他对书中出现的这些人物的描绘，同样也反映了他的资产阶级政治观。纳赛尔的“社会主义”不过是资产阶级民族主义。纳赛尔，以至海卡尔，同一切资产阶级政治家一样，尽管对杜勒斯、艾登和赫鲁晓夫之流间或亦不免有所微辞，甚至表示不满，但是他们不可能认识帝国主义和社会帝国主义的本质。

正当我们翻译本书之际，以色列犹太复国主义者又向阿拉伯人民挑起了十月六日的侵略战争。中东上空阴霾密布。中东形势的发展演变，成为世界人民当前瞩目的中心。为了及时地向有关方面提供研究中东形势的资料，在上海外国语学院党委大力支持下，我们加速翻译、出版了本书。个别章节我们作了一些删节，特此说明。

我们所据的版本，是美国纽约道布尔德出版公司一九七三年出版的海卡尔本人用英文写成的英文版。书前关于海卡尔的一篇“作者介绍”，是记者、小说家爱德华·希恩写的。此人曾担任美国驻开罗和贝鲁特大使馆的新闻官员，现为《纽约时报杂志》记者。参加本书翻译工作的主要是上海外国语学院英语系的同志。

一九七三年十一月

作者介绍

世界上最权威的新闻工作者，
他的报刊和著作

爱德华·R·F·希恩

他身材稍矮而健壮，黝黑的面孔和沉着的棕色眼睛，流露出一种有时使人隐约感到是傲慢的自信心。他默默地坐在他豪华的办公室里，穿的是精工裁制的美国式的办公服装，面前是一张巨大的、一尘不染的办公桌，吸着一支古巴雪茄烟，一面鼓励着你畅所欲言，一面在心里估量着你，盘算着应该如何作出反应。到他最后开口的时候，就滔滔不绝了。“我之得有今日，全归功于埃及的历史……”

他是已故的加麦尔·阿卜杜勒·纳赛尔的化身，而且是安瓦尔·萨达特总统亲密而有影响的朋友。从摩洛哥城堡到波斯湾油井架旁的阿拉伯人，从雾都到北京的外交界人士，对他的作品无不以先睹为快，想看一看他对多事之秋的中东的未来事件作何预卜。他就是穆罕默德·侯赛因·海卡尔，《金字塔报》的主编，而且或许是世界上最有权威的新闻工作者。

一九七〇年，纳赛尔逝世后不久，海卡尔访问伦敦，

受到对一个国家元首那样的接待。他在外交部午宴，然后驱车去唐宁街十号与希思首相晤谈中东问题。在伦敦时，好多出版商前来和他接洽，敦请他写一本关于纳赛尔的书，而且为这么一本书进行了激烈的竞争。结果，他以惊人的售价将版权卖给了《星期日电讯报》。该报在伦敦有地位的报纸中是最保守的，纳赛尔曾被它看成眼中钉达十五年有余；但是，海卡尔的这一决定，则是他的政治机敏（对已皈依的信徒说教是没有意义的）、事务能力、爱挑衅和幽默感的典型表现。

在国内，海卡尔是埃及最杰出的宣传家，是纳赛尔主义的权威的先知先觉者。他每周的长篇专栏“坦率的话”，虽有时不免有华而不实，老生常谈的毛病，却仍有千百万人读它，就因为它是纳赛尔的思想的连续不断的诠释，正如《金字塔报》新闻栏是埃及正在发生的事件最丰富的消息来源和一定时期内开罗政策最清楚的索引一样。法国《世界报》、英国广播公司、《纽约时报》和整个阿拉伯报界，都经常大段地引用海卡尔的话，它们懂得，他不仅阐明埃及的政策，而且有时还为埃及的政策出主意。他在萨达特总统形成国内外政策重大决定的过程中，常常参予决策。萨达特于一九七一年五月粉碎他手下七名部长的阴谋叛乱时，他的意见起了关键性作用。海卡尔巧妙地否认他的影响，他说：“我对总统不过是知无不言而已”；但事实上，毫无疑问，他仍然是埃及的六、七位最重要的人物之一。

海卡尔虽于一九七〇年（在纳赛尔坚持下）出任过新闻部长六个月，但他总是回避官方职务的重担，宁愿不负

正式责任而施加影响。除此以外，他对于掌权中所能获取的优厚条件却甘之如饴。他爱虚荣、重感情、有风趣、机敏、多谋、经不起奉承并且善于识人。西方的知名记者，竞相登门求见，并要求他引见萨达特总统；他总是愉快地指示他的秘书们把大多数人打发走，虽说他比那些人都更加清楚，没有他的首肯，总统也许就不会接见他们；纳赛尔在世时也是如此。

很奇怪，海卡尔竟同意接见我。他的内书房很宽敞，四壁镶着深色的板壁，有现代油画和来自伦敦的最近出版的书籍，他身坐其间，随时按着电钮发出指示。他侃侃而谈，我匆匆记录；电话铃很柔和地嗡嗡响了。“请到外面去稍等几分钟，好不好？”他用道地的英语微笑着说道，“总统来的电话。”当我出来带上门时，还听得见海卡尔嘻嘻哈哈地在同萨达特接谈。

海卡尔的重要，并不限于他在幕后的参谋献策，他还是有关埃及社会前途的一场持续不断的争辩中的催化剂。很多埃及思想家向来主张，在和以色列的对抗解决以前，他们的社会不可能有根本的改进。而海卡尔却将这个论点整个颠倒过来。在他的专栏中，他坚持：埃及除非摆脱它自身的落后性，它就永远不能对付以色列的挑战——而为此目的，它必须建立一个开放的社会，通过法治而生气蓬勃，享有各种民主制度，摆脱警察国家的大部分束缚，这种束缚二十年来曾经是这个国家的沉重负担。海卡尔在辩论中还认为：倘有一个真正的民主制度，埃及在一九六七年就不致为以色列所败；不仅如此，除非自由化带来的效率与现代化促成整个社会的变革，埃及注定

还会遭到新的挫败。

海卡尔断言，“如果通过警察来对待某一现代政治的主流思想——不论是什么思潮，马克思主义也好，别的主义也好——埃及的社会将永远不会健康。除非我们允许各种思想都能自由发表——除非我们允许它发酵、冲突、对话——我们的社会仍将是一个试验管里的社会。当然，我谈的是和平的不同意见，而不是恐怖分子和阴谋分子的不同意见。”

长期以来，海卡尔以审慎的方式，将他本人有关自由和效能的哲学应用于《金字塔报》本身，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效，而在专门技术水平方面效果特别显著。新的报馆大楼，是一九六七年战败一年半之后落成的，是世界上半打最先进的报纸综合企业之一。《纽约时报》编辑主任A·M·罗森塔尔，一九七〇年参观了这座大楼，为之大吃一惊。他说：“美国没有一家报纸比得上。”

该楼是埃及建筑家设计的，稍许带有未来派风格，高达十四层楼，里面安装有西方工艺所能提供的最尖端的印刷设备。几间很宽敞的大理石会客厅，饰有树胶水彩画和陶瓷雕塑。穿过大厅，是一排消过毒的房间，技术人员穿着洁净的工作服，照料着电子齿洞机、美国的电子计算机和英国的电子排字机，在为报纸排版。十一楼的数据控制中心，尤为壮观，在英国和美国训练的程序控制员，将有关财务、发行和广告等资料送进IBM360式30型的计算机——这不但是为了《金字塔报》一家，而是也为二十来家别的大报社。海卡尔醉心于美国的先进技术；年轻有为的编辑们在他闪闪发光的走廊里来来去去，他

们的穿着都象他本人一样整洁，这些年轻人看来表现了一种伊斯兰的新天地。这些人，不仅在外表上而且从才能上，和埃及大部分新闻界的平庸、寒酸气形成了令人感到焕然一新的对照。

《金字塔报》虽因白报纸供应不足而受到限制，但却是一份编排出色的报纸，力求兼顾本国、阿拉伯世界和国际重大事件。当然偏重的还是本国新闻，因为埃及人和大多数国家的人一样，主要是想看有关他们自身的消息。但是，该报采用西方所有大通讯社的电讯并大量刊登来自以色列的新闻。一九六八年，该报以很大的篇幅报道了苏联入侵捷克事件，并发表了评论，这使苏联驻开罗大使馆很恼火。《金字塔报》的社论，如果不是出自海卡尔之手，通常并不出色：满是口号和可想而知的老调，一再复述政府的路线，诸如埃及军队的高昂士气、美国的错误、以色列的背信弃义等等。海卡尔总是写得饶有风趣，往往也很滑稽，有时也会令人发指。他写文章和他谈话一样，得意的题目是他自身，他欢喜节外生枝，往往洋洋数千言还没有说到正题。他是堆砌辞藻的大师，他在写一九七一年反萨达特总统的未遂政变时说：“黑暗王国的素丹们倒下来了，胆怯的幽灵消失了。真主两次显灵为我们消弭灾难，才得免于陷入黑夜的深渊，才不致失去她所有的最可爱的、最珍贵的一切……”

海卡尔的文章，阿拉伯文读来顺口些。他的专栏每星期五（穆斯林安息日）刊出。这一天报纸的发行量，由平时的六十五万份剧增到近一百万份；就是平时的发行数字，也使该报在阿拉伯世界成为发行最广的报刊。该

报社宣称，一九七〇年的净收益约为五百万美元，其中一半发给了职工。广告部生意兴隆，不仅是靠瑞士手表、海湾石油公司以及马尔博罗香烟的广告，而最重要的是靠讣闻栏——这是报馆主要收入之一。总之，报纸的名字既然是金字塔，它所引起的同埋葬在金字塔里的法老王的联想，自然会提醒现代的埃及人务必继续尊敬他们死去的亲人。埃及也许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但是，海卡尔宁愿招揽私人企业的广告。他觉得，过多地依靠国有化的工业部门，可能使他批评政府的自由受到钳制。

大楼的每个角落，每条缝隙，都散发着海卡尔的气息，特别是他爱好清洁的癖性。电梯侍者，象美国西点军校士官那样外表整洁，用彬彬有礼的英语提醒你：不得在电梯内吸烟。十二楼的自助餐厅是开罗最好和最整洁的，职工的免费诊所看来也是这样。在这个国家里，肮脏的咖啡侍者，托着邈邈的点心盘，看来差不多是一种不得不接受的文明；在这样的国家里，《金字塔报》的咖啡侍者看上去就象是瑞典的医院护理人员了。对夜间清洁工有一条保持不变的指示：他们在写字台上发现有任何纸张，一律扔掉；发现有未锁的抽屉，里面的东西一律没收。任何职工，服装不整洁，或用手脚污损了墙壁，就扣薪一天。《金字塔报》的总经理福阿德·易卜拉欣博士说：“我们和东方人的马虎怠惰作斗争，已经取得了胜利。既然能在这里做到，为什么不能在全国做到？海卡尔先生认为，整个埃及都可以象《金字塔报》这样来管理。”

可是，整个埃及并不是象《金字塔报》那样管理的。说来够讽刺的，这座《金字塔报》大楼就座落在布拉克区，距

尼罗河不远，这是开罗最穷困的地区之一。出了大楼后门不用走上半分钟，你就要迷失在近乎是中世纪式的杂乱小巷里。在那里，你会遇到成堆的埃及贫民，其中很多人还穿着飘垂的阿拉伯长袍和条子睡衣。这些小巷拥塞异常，汽车不能通行，到处都是驴子、山羊和咯咯乱叫的母鸡，并且马蝇充斥。穿着破烂、面黄饥瘦的孩子们，在泥地上嬉戏，踢起了阵阵尘灰。这儿的气味象是从上世纪传下来的——各种气味混在一起，冲向你的鼻子：有炒咖啡豆的气味，有女人的香水气味，有炸鱼的气味，还有肉铺里的羊肉在烈日下发出的臭味。一个警察对着墙壁在一幅褪了色的安东尼·奎因^①的照片下撒尿。一个驼背老头子，如果你敢于同他谈起《金字塔报》，准会惹得他把这家报纸咒骂一通。事实上，报馆大楼正在建造之际，布拉克区的居民就曾向它扔垃圾和牲畜粪便；他们非常害怕，惟恐未来派的建筑侵占范围会扩大到整个区域（它已开始扩大了），而终于把他们赶出老家。

穆罕默德·侯赛因·海卡尔一生和这种布拉克的精神状态进行了战斗。他的生平很不寻常。一九二三年，他出生于开罗一个比较下层的中产阶级家庭。他象流星一样在埃及新闻界崭露头角，二十四岁时已闻名埃及。虽说他激烈反英，但是他十九岁踏入报界，在英语报纸《埃及公报》担任记者时，师承的却是一个英国报界人士斯科特·沃生。在一九四二和一九四三年他报道了阿拉曼战役并记述了同样激烈的埃及议会；之后，他转入《最后一点钟》杂志，从事专题调查报道。他在二十五岁以前，就

^① 美国电影演员。——译者

因一篇关于有一万七千人死亡的霍乱时疫的报道，获得了前后三个法老王新闻奖金中的第一次奖。

《最后一点钟》转卖给了《今日消息》周刊。一九四六年，由于海卡尔的坚决要求，新老板派他到叙利亚和巴勒斯坦报道山雨欲来的阿拉伯人和犹太人的战争。在以后的三年中，海卡尔经常回到巴勒斯坦，他的文章使他在阿拉伯世界出了名。他与戴维·本-古里安会过面，并且成了约旦国王阿卜杜拉的知交；他强调圣经训诂的力量，并警告阿拉伯人不要打无准备之仗——这个现实主义的主题激怒了许多阿拉伯人，但在海卡尔后来的写作中却是一再出现的主题。

海卡尔与加麦尔·阿卜杜勒·纳赛尔见面是在一九四八年，即第一次阿拉伯—以色列战争期间。流行的传说认为，他们就在那时建立了深厚的友谊。不过，事实上——海卡尔是这样告诉我的——他们只是略作寒暄而已。纳赛尔那时是少校营长，驻在内格夫沙漠的伊拉克·埃尔曼希亚。当介绍海卡尔和他见面时，他只简单地说了声“我读过你的文章，想不到你这样年轻。”此后他们直到一九五一年初才再度晤面。纳赛尔来到海卡尔在开罗的办公室，借阅一本海卡尔写的关于伊朗的书，并和他谈论叙利亚的政变。这时，海卡尔已成了政变问题的专家。他们那天的交谈对他们以后的友谊起了催化作用，他们在那一天开始的对话，一直延续到纳赛尔逝世之日，为埃及带来了不小的影响。

在这期间，海卡尔奔波于世界各地，成为一个蜚声开罗的国际新闻记者，并学得了在埃及新闻界前所未有的

一种世界观。他报道了一九四七年——一九四九年希腊的共产党游击战争，遍游了整个埃塞俄比亚、乌干达和苏丹南部，写了一本关于穆罕默德·摩萨台和波斯湾石油危机的书，访问了印度和印度支那，报道了朝鲜战争——一九五二年的美国总统选举就不用提了。为了此次美国之行，他接受美国国务院给予领导人物的一笔津贴，这就引起了说他是“美国特务”的谣言；这个凭空捏造的煽惑人心的罪名，直到如今还未能彻底洗刷干净。

不过，自一九五二年以来，海卡尔把大部分时间花在国内，理由很简单：埃及正面临内乱。国内一片混乱，暴动、暗杀，此起彼伏，主要是由于英国占领苏伊士运河区所致；法鲁克的腐败的王国摇摇欲坠。意识到很有些不寻常的气氛，海卡尔同纳赛尔的自由军官运动秘密组织中几个成员结成了朋友，因而他随即被法鲁克的秘密警察尾随跟踪。

“整个埃及的地下组织都跟我接触，”海卡尔在交谈中回忆说。“每个人都被我吸引住了，我的国外经历和我有关政变的知识把他们吸引住了。但是，直到革命爆发前四天，我并不确切知道一次谋反活动已在进行。一九五二年七月十八日，纳赛尔向我透露了真情。那天，我正在穆罕默德·纳吉布将军家中访问，纳赛尔走了进来，穿着一件白衬衫和一条灰色法兰绒裤子。我说：‘军队在一九四八年的失败还算是为了维护它的荣誉，而现在它却根本无荣誉可维护了。’纳赛尔反问我：‘你说我们该怎么办？你想要军队搞政变吗？’从这一瞬间我获知了他的意图——接着在七月二十二日他就使这个意图付诸行动

了。”

自从爆发革命的那一天以后，海卡尔日益接近纳赛尔。他很快就成了和大多数内阁部长同样有权力的人物，而很多部长还亲自来拜访他，借重他传话给纳赛尔。人们认为，纳赛尔那本著名的小册子《革命的哲学》，其中许多部分是他执笔的。纳赛尔在这本小册子中概述了他那雄心勃勃的对外政策，也就是这种政策，给埃及——并且也给整个阿拉伯世界——招来了如此复杂的、有时甚至是灾难性的后果。纳赛尔写道：“在这个地区，有一个角色，在漫无目标地徘徊着，想寻找一个扮演它的演员……”这个角色，就是阿拉伯、伊斯兰和非洲世界的领导者。《革命的哲学》提出：最能胜任这个角色的演员就是埃及自身。

这时，海卡尔已从《最后一点钟》的编辑位置转移到规模巨大的日报《消息报》，担任更重要的编辑职务。在此以前，他就向阿拉伯新闻界介绍了一种新颖而活泼的文体。纳赛尔推翻穆罕默德·纳吉布总统之后，成功地巩固了他的权力，当时海卡尔就是运用这种文体给予支持的，而在此以后的十六年中，他把这种文体奉献给了纳赛尔，为他的种种目的服务。《消息报》专门报道私房丑闻和耸人听闻的小道消息，这是纳赛尔的清教徒式的感情所不能忍受的，而海卡尔在报纸老板手下也逐渐感到不安于位。海卡尔于一九五七年离开《消息报》，就任《金字塔报》的主编。那时的《金字塔报》虽然拥有“报道真实”的难得的名声，却已处于奄奄一息的境地。该报主人是一个几乎不会说阿拉伯语的黎巴嫩家族。报馆房屋破

旧不堪，在任何方面都是海卡尔的洁癖所忍受不了的。

海卡尔立即着手雇佣青年有为的新血液，并将该报办成阿拉伯世界政治消息最好的来源。他之能做到这样，在很大程度上是得力于他和总统的友谊。海卡尔在五十年代后期所写的社论，充满了纳赛尔演说中的那种有关“积极中立主义”以及西方帝国主义的强硬政策；他所写的有关美国的社论，有时接近虚假报道的界限，有时就干脆越过了界限。说也奇怪，纳赛尔却同时利用海卡尔作为他与美国驻开罗大使馆联系的一条重要渠道。

在一九五七年和一九五八年期间，我是大使馆的新闻官，偶尔有几次，在海卡尔进来看雷蒙德·黑尔大使时，我也会撞上他。海卡尔的使命中，主要是通过黑尔说服华盛顿，对纳赛尔的中立主义及其谋取阿拉伯世界盟主地位的愿望，表示更多的支持。黑尔对约翰·福斯特·杜勒斯的反纳赛尔主义的僵硬态度，自己是有保留的；他不动声色地进行工作，把政策搞得缓和一些。及至五十年代末，杜勒斯逝世之后，埃美关系有了显著的改进。事实上，美国恢复了对埃及的援助，其规模最终达到了总值十亿美元以上，有小麦、长期贷款和信贷——这个功劳，大部分应归于海卡尔。这些年里，海卡尔还曾替纳赛尔为类似的使命同英国人打过交道。海卡尔通过所有这些活动获得的广泛的外交工作经验，远远超越了他的新闻工作者的职责，不断提高了他在他主人身边的作用。

这绝不是说，海卡尔在纳赛尔手下竟成了一个走卒或佞人似的角色。他替纳赛尔出主意，和他辩论政策，常常跟他顶撞。他供给纳赛尔政治、哲学和艺术书籍，给他